·鲁迅研究·

羽太信子可信乎?

——日本当代女权主义者对中岛长文质疑的疑义

张钊贻

(昆士兰大学,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QLD 4072)

[摘 要]羽太信子是造成周氏兄弟决裂的关键人物,但她没有留下自己的说法,研究者只能旁敲侧击去探讨周氏兄弟决裂的原因。一些女权主义论者因羽太信子是女性而为她抱不平,并无新论据去为她辩解,仅以当下性骚扰事例去质疑。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用当代日本人的眼光去看过去中国人的事情,应该设法把事情放回当时的历史场景去考察。鲁迅与羽太信子在管理周家的开销问题上有矛盾是肯定的,而所谓羽太信子可能遭鲁迅性骚扰的推测,从鲁迅对女性的保守态度来看,可信程度甚低。

[关键词]周氏兄弟;女权主义;羽太信子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6-0047-03

秋山洋子(AKIYAMA Yoko)在2002年以“书评”或“研究笔记”的形式,质疑中岛长文(NAKAJIMA Osafumi, 1938-)《道听途说》一文中对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及跟羽太信子(NABUTO Habuko, 1888-1962)关系等问题所提供的材料、解释和推论方法①。秋山洋子是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者,虽说评论时非持女权主义立场,但题目《信子之声何以被消除?》(信子の声はなぜ消されたか),显然为羽太信子抱不平。不过这不平也未免抱得不合理。羽太信子对周氏兄弟决裂一事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也没有让人留下记录,并非本有记录而“被”研究者“消除”。后来也有中国论者表达差不多的意见,不过着重的是别人对羽太信子的评价②。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对这些评价是否符合事实的问题,采取不设法辨正的态度,纯粹是表达不平。但是,如果不问是非真伪,这不平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只是因为羽太信子是个女子?从追求事实和真相的学术研究立场看,实在不好理解。

[作者简介]张钊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①《信子之声何以被消除?》,白海君译,《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3期,第35-41页。原题《信子の声はなぜ消されたか——中島長文“道聴塗說——周氏兄弟の場合”の疑問》,载《駿河台大学論叢》,24(2002),第105-116页。按:秋山洋子的引文均取自白海君的译文。

②马春花,韩琛:《“沉默”的他者——“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第125-132页。

③对这个问题和研究比较详细的概括,见王锡荣:《兄弟参商为哪般——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鲁迅生平疑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4页。关于笔者的见解,见拙文《〈伤逝〉是悼念弟兄丧失之作?——周作人强解的真意揣测》,《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春(2015·6),第17-30页。

对于周氏兄弟决裂一事,由于双方对事情讳莫如深,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研究者只能按日后掌握的材料去论证③。即使是犯罪的侦查,也允许所谓对"环境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进行归纳,律师、侦探和研究者可以提出侦缉和研究的结论,而最后的判决自然只能由法官、陪审团和读者去做出。中岛长文从周作人当时的文章探出折磨他内心的问题①,是很认真仔细的文本分析,再跟事件结合起来,得出周作人认为羽太信子与鲁迅"犯奸"的结论,是篇极精彩的"推理"论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称得上具有"经典"意义。

对于没有确凿证据的"推理"结论,秋山洋子当然可以质疑,但她没有提供任何新材料,也没有设法去审核辨正中岛长文所用的证据,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例如,对郁达夫和许广平关于羽太信子家庭开销方面毫不节约的批评②,秋山洋子只提出许广平的回忆不一定可靠,而没有像王锡荣和张学义那样去探讨周家的收支管理和周作人经济情况③,去求得一个更符合事实的结论。这样的质疑颇类似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印象式批评,是主观的评断,不是客观的分析。但王锡荣他们却证明郁达夫和许广平的说法是可靠的。

对于鲁迅与朱安的关系,秋山洋子批评鲁迅没有跟朱安过真正的夫妻生活,违背当初为了母亲的缘故而接受这桩婚事的初衷,是对母亲的不孝。对于这一苛评,笔者无意为鲁迅辩解。鲁迅和朱安,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鲁瑞,都是这一婚姻的受害者,他们都不会好受。不过我倒相信而且认为,鲁迅已选择了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伤害最小的方式。

秋山洋子"印象式"质疑的要害,还在于她以当前"经常听到的性骚扰的特例"为根据,认为"鲁迅对信子进行了性骚扰"一事,并非"完全没有可疑之处"。对当前也是经常听到这些事情的读者,肯定很有说服力。可惜我们面对的不是发生在21世纪、本来对性就很开放的日本④,而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非常保守和传统的中国的事情。其实,关于周氏兄弟决裂传闻之一,即所谓鲁迅"窥浴"说⑤,就更可能是中国人造的谣。1996年笔者访问北京鲁迅故居,当时还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王世家先生不无气愤地跟我说,什么"窥浴",当时日本还是男女共浴呢!意思是只有中国人才会当会事。张铁荣就提出"文化差异"的解释,引郁达夫《沉沦》中主角偷窥房东女儿洗澡,被对方看见说了一句话,羞愧得搬家,其实人家"并没有当回事";并反过来推论,认为"窥浴"引起的冲突,可能是鲁迅跟羽太信子都颠倒了自己的文化风俗去看待这件事,即鲁迅从日本文化风俗看待自己撞见羽太信子洗澡,认为对方不会当回事,而羽太信子则从中国文化风俗去看待遭大伯撞见自

---

①中島長文:《道聴塗説——周氏兄弟の場合》,《颱風》第26号(1991.12.25);中译《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赵英节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第44-54页。

②郁达夫:《回忆鲁迅》(1939),倪墨炎、陈九英编:《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49-64页。

③王锡荣:《周作人是穷还是富?》,《周作人生平疑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389页;张学义:《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原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后收入李继凯等主编:《言说不尽的鲁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294页。

④参考 Nicholas Bornoff, Pink Samurai: The Pursuit and Politics of Sex in Japan, Hammersmith: Grafton Books (1991).

⑤"窥浴"说见于马蹄疾:《鲁迅何以被"逐出"八道湾》(《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9期,第47-48页),谓曾在三十年代《大公报》或《北平新报》看过短文《鲁迅与羽太信子》,记载鲁迅到羽太信子房门口偷窥她洗澡,被羽太信子告发于周作人。但此文未见。1948年10月3日《大公报》有洛味同名文章,并无此内容,文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989年版,第764-765页。

己洗澡,认为事情不得了①。不能不说都有一定道理。不过,张铁荣若能举出一些事例说明羽太信子已经“以中国人的习俗来要求自己”,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但似乎比较难。至于当时日本妇女在家中洗澡遭到并非自己丈夫的其他男性家人偷窥或撞见,是否全都“没有当一回事”,尚有待考证,恐怕也不好一概言之,还得看具体事件在什么情况底下发生。总之,王世家和张铁荣之有道理,不是因为他们是男人,而是因为他们设法把事情放回当时的历史场景去考察。

对于秋山洋子以当前性骚扰特例为依据的质疑,只要对照一下所谓“鲁迅不孝”的婚姻关系,就会令人产生更多的疑问。鲁迅跟朱安没有爱情,所以无法有夫妻生活。这证明鲁迅并非一个一见到女人就会扑上去的色狼。除非有研究者能够证明鲁迅对羽太信子有爱情,否则中岛长文之“相信鲁迅”而认为羽太信子有关“性骚扰”的指控是谎言,就显得更符合情理了。其实,即使有证据证明鲁迅对羽太信子有男女之情,也不一定就能证明他们发生过肉体关系。曹聚仁就认为,鲁迅对许羡苏有特殊的好感,关系是不一般的密切②。有论者甚至认为,《伤逝》是鲁迅跟许广平定情后在为“处理与许羡苏的关系”而作③。但鲁迅对许羡苏没有越雷池半步。对于当今的读者,这可能是有点难以想像和难以理解的事情,但事实如此,没有办法。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情。

[责任编辑:周　南　jidazhounan@163.com]

①张铁荣:《周氏兄弟失和原因新探》,《中华读书报》,2016年8月3日。

②曹聚仁:《鲁迅评传》,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余锦廉:《我谈“鲁迅与许羡苏”》,《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6期,第38-42页;余锦廉:《许羡苏在北京十年(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6期及第7期,第16-31,第31-44页;马蹄疾:《鲁迅新传》,台北:新潮社,1996年版,第90-106页。

③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115-120页。